

宣佈由於天色欠佳，登山行程到此為止，全體就此折回，說罷便過來向我們勸說當前環境不宜登霸尖，我們彼此相顧微笑，這是「英雄所見」還是登山這一門「學問」放諸四海而皆準。

回頭並不等於挫敗，自信這是最佳的決定，路過依澤山的登點，我們便「順道」一登，它在鄰近地區僅較霸尖略矮，也有三千二百九十六公尺。登頂之路並不明顯，而且雪深沒膝，但山形並不複雜，約十分鐘便已登頂，祇可惜積雪過厚，連峯嶺上的三等三角點（作用如香港山上之測量墩）也找不到。

再次踏過情人橋，風雪已停，天色還是灰暗一片，眼見團友們的心情都非常開朗，說說笑笑的隨行隨賞，大霸尖山雖已被神秘的韓幔遮蓋，但低山遠景還是清晰可人。部份團友還

以屁股代足，乾脆循雪徑滑下。譚和我在三一

零公尺高地處還用了一次豐富的高山午餐。

下午二時返抵九九山莊，由於不能登頂而

改變行程，我們商得莊主試駕電話預約計程車

明天到馬達拉溪山口候接，可惜由於線路受

阻，電話無法接通，救國團的領隊即向我們提

供乘坐「便車」的方便。譚和我便在九九山莊

多留一夜，參觀他們的友誼和研習活動，使我們重溫一晚年青而充實的生活。

清晨七時，聯同一大羣熟識的面孔，踏着

熟識的山徑下行，末段還接走一節枝路以求上

下殊途，九時到達山口，救國團的專車已在

守候，拍過了團照便登車。
「梅花梅花滿天下，越冷它越開花！梅花
堅忍象徵我們，巍巍的大中華！看那遍地開了
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冰雪風雨它都不怕……」
……。那是一首旋律很美，詞意甚佳的歌，
台灣的青年男女們都會唱歌，車行途中大家都
在合唱，和唱和對唱，氣氛融洽，也為旅程增
添歡樂。

車抵桃山，全體進入桃山小學午休，譚和

我又再一次開爐弄餐，大演身手，飯後來一大鍋咖啡，好讓他們也分一杯羹。

桃山是一處郊外的村莊，這裏已有計程車服務，飯後譚和我便自行乘車先回，團友們都在路旁相送，臨別依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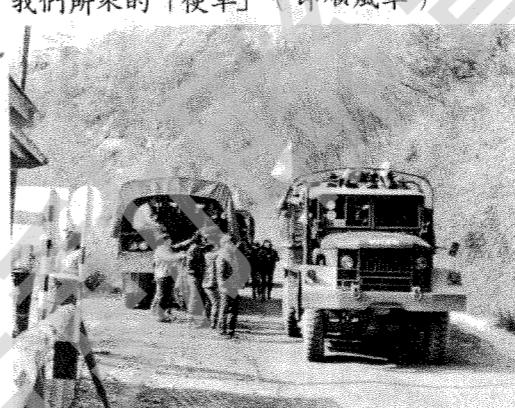
有一句在台灣的岳友們口中非常流行的話：「山是跑不掉的」，不錯，大霸尖還是屹立

在那兒，等候我的再次親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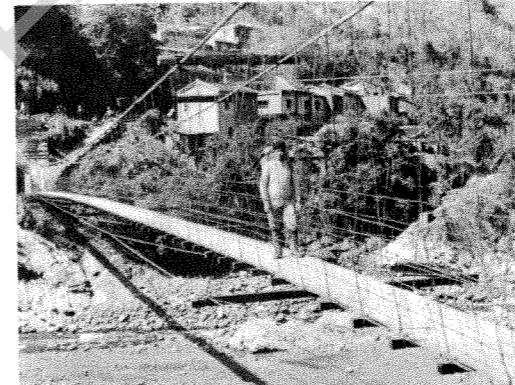
（完）



年青、熱誠
和笑容滿面
的登山者



我們所乘的「便車」（即順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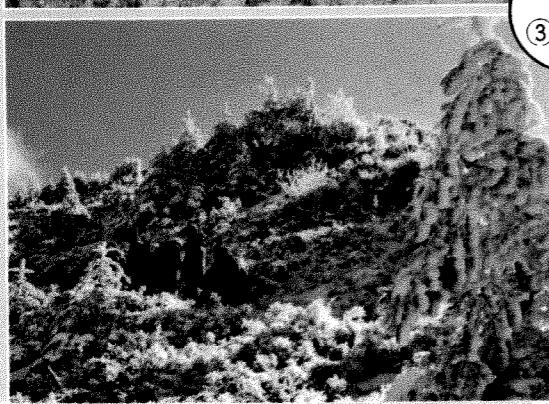
桃山的鐵索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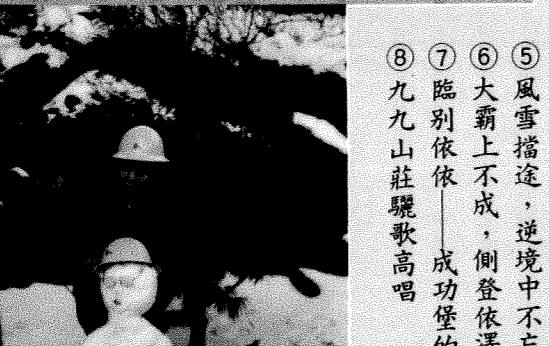
渡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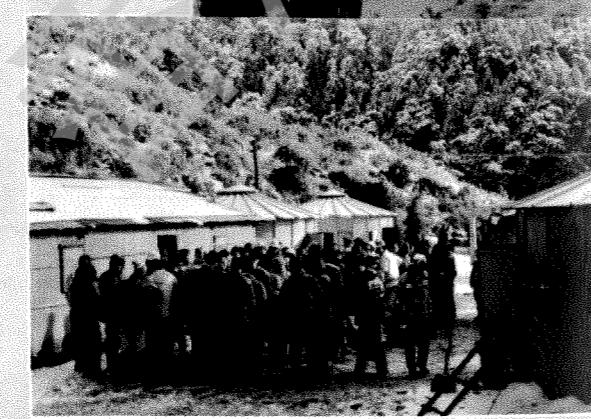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1) 登山不忘採標本
- (2) 目標相同，步伐一致，登大霸尖山
- (3) 走在玉樹瓊枝的銀色世界中
- (4) 暖陽高照好登山



- (5) 風雪擋途，逆境中不忘歡樂
- (6) 大霸上不成，側登依澤山
- (7) 臨別依依——成功堡的雪人
- (8) 九九山莊驪歌高唱



「眼鏡蛇王」夠刺激

中午時分陽光轉移照向左邊的岩牆上，我們很自然地去攀爬右邊的一條傳統線，清楚而明顯的眼鏡蛇王 (King Cobra) 長度一百三十呎，難度亦五級乙 (Hard Severe)，只要抬頭一望便很清楚地見到一條蛇形似的石隙與地面垂直走向，起步的地步很容易獲得幾個洞形的手抓點 (Pocket Hold) 攀爬而上見石隙便以手足反蹬法，當到達一微微突出的石角時便以擠手 (Jam Hand) 及跨步 (Bridging) 越過石角後便到達一滿佈「冬菇」的平台 (Shelf) 上，昂頭可見一外懸的牆，在牆下的橫裂石縫內以一威也栓子作保險點，然後移動靠左以拉抓 (Cling Hold) 方法越過。當頭盔剛從外懸牆上露出後，便見一非常暴露而滿佈「冬菇」的板坡。這一節起步時要兩手以旁抓 (Outward Pressure) 將全身拉出外懸在百呎高的牆上，好不容易才以足支撑起整個人上此板坡，此板坡手抓點並不良好，不過攀者會發覺有一細小而互通的石洞，可以以穿索法 (Threading) 作防護點，而依右邊的山肋 (Rib) 攀沿而上。以一株樹及一石壘 (Block) 作定索點，徐徐收繩防護湯君上攀。此際不但可以享受大自然美景，更能遠眺啟德機場和九龍城，正是樂也融融。瞬間，湯君滿臉笑容地到達我眼前，連聲稱讚「眼鏡蛇王」精彩刺激頗能滿足攀石的征服慾。因為繩長有限，故此要向左橫行，借助「紅十字」線的防護樹沿繩下降。歸途中大家相約好，藉著晴朗的日子再度攀爬一些趣味性高，交通方面，及不太艱難的短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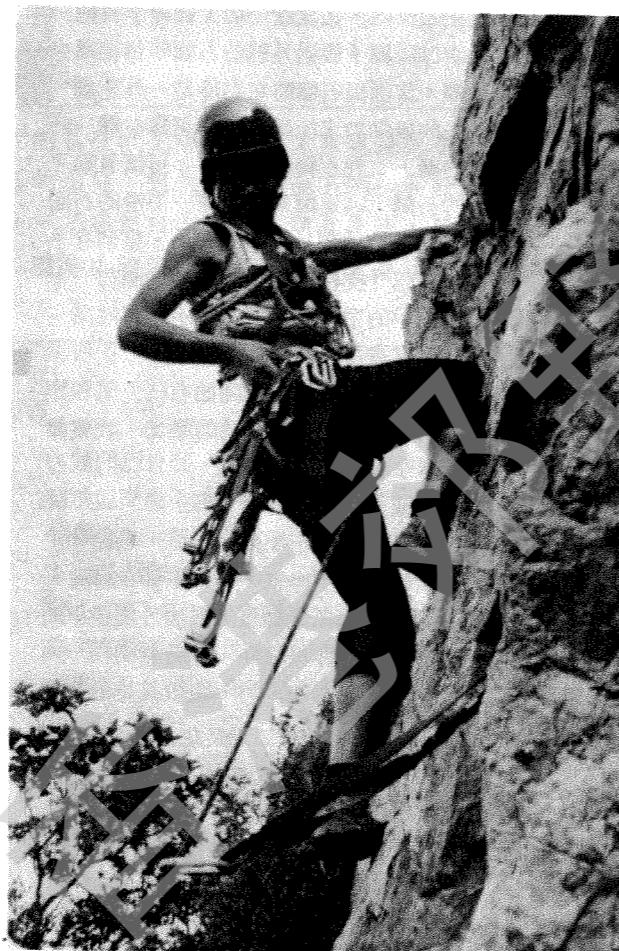
「督」線上意外生

拖著疲乏的身軀，撐起了那半開半合的眼皮到達山頂纜車站後，大家像蝸牛般向山頂公園同樂徑 (Governor's Path) 進發，當到達公園旁的小徑後蹠著梯級靠左沿一小水流路走，在一個彎角位的地方，便可見一高約百呎的石場，最吸引我的便是那垂直而畢挺的石場中之石隙，那便是著名的總督線，(Governor) 長八十呎難度達五級乙 (Hard Severe)，有一個非常明顯成凹形的烟窗，遂一馬當先地以足背蹬方法進入此烟窗，但發覺它會迫使我整個人跌出來，好不容易便到達那垂直的石隙，使出一招手足反蹬，直蹬到一外懸大石後，迅即放置一個保

險點，然後抓著外懸牆上的一些冬菇直攀兩塊吊手崖而上，在一株小樹上防護，黎君是個身手敏捷的高個子，故不消數分鐘，黎君已與我分別沿繩下降到達已為遊覽山頂遊客佈滿的小徑上，英雄似的接受訪問和讚許。至此我須向黎君表示深切的道歉，說出來各位讀者會認為既可笑又可悲的，意外事件之發生是因為我想以廣角鏡捕捉黎君在沿繩下降時的美妙姿勢；可惜，我太過要求鏡頭美，而忽略黎君本身的安全，而使他在退後時，太過留意鏡頭，以至撞在岩壁上，使脚步受傷。所以希望各位同好不要過份注重鏡頭美，而忽略本身或他人的安全。

「懸空盪」上演身手

太平山石場之「懸空盪」線



「比利的脚步」領攀

在「總督線」之左我們又再開創一條七十呎難度達四級乙 (Severe) 命名為懸空盪 (Swing Around) 新線，此線正確位置是夾在「總督」線與簷板線 (Cornice Route) 之中的一塊有良好手抓點的石牆上，越過此強後有另一塊高約廿呎的石牆，在牆的右手邊的一條石隙上以 C 號威也栓子作防護，後靠左小許到另一石角上，左手伸直貼牆支持身體平衡，在沒有良好的立足點之際，右手猛然伸出抓著一株小樹上的一個重力抓將整個人懸空盪出石牆外，再以手力利用拉抓直上另一石牆，到達一棧道 (Ledge)，之後靠左再攀爬另一手崖，在攀爬此吊手崖我

「紅十字」一線中直挺而外懸的石線



頓時喪失了雙腳的立足點，幸好雙手緊抓著突出的石塊鞏固好自己唯有再來一次懸空盪，過後隨即見一細小的行人路，利用兩株小樹作為定索點 (Anchor Point)，將湯君引帶上來；隨即再完成最右的另一線——「比利的脚步」 (Bai Ley's Steps) 長一百六十呎難度達五級 (Severe) 需要攀越三個吊手崖，適合初學領攀者安全地領攀此節，將能考驗到自己的能力和潛質。

終結兩次攀石所吸收到的，並不是創新線的樂趣或自豪。而真真正正感受到的另一回事，已結婚的湯君，經已有妻室的負累而仍然能提起這未大的興趣在被認為是「死亡遊戲」的攀石活動上，況且他未曾嘗試過半途而廢或以藉口而逃避現實的熱忱精神，是值得我所敬仰的，因為我私底下亦有想過如果將來結婚的話我會將所有的器材轉讓，至此我也感到非常慚愧。雖則攀石只不過是一種運動，無須到達狂熱的地步，但我認為一種良好的活動是值得我們繼續去發展和推廣的，對於一些以各種藉口而逃避現實的同好你們認為對嗎？提點勇氣出來吧！

本文由 47 頁開始

「眼鏡蛇王」線旁之一條寬石縫

